

盐丁儿

颜一烟



盐丁儿

颜
一
烟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曲折、艰难而闪光的人生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生在民国初期一个没落的前清贵族大家庭里，从小深受封建制度的压抑和摧残，但她心中一直生长着一颗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种子。她顽强地生长着、挣扎着、奋斗着，终于冲破了封建束缚，从高门深院走向社会的新天地；从教室、校园走向时代的大课堂；从留学的异国走向抗日的战场。她把个人的命运和全民族的命运融汇在一起，最后奔向延安，在党的怀抱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整部作品真切、自然，有生动、鲜明的历史感，对广大少年（以至青年）富于传统教育意义和人生的启示。

封面、插图：杜滋龄

封面题字：启 功

责任编辑：杨 群

盐 丁 儿

颜 一 烟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4.5印张 10插页 305千字

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定价2.40元

目 次

我的童年(代序).....	1
扫帚星.....	3
格格和哥哥.....	11
盐丁儿.....	14
“皇恩大赦”.....	21
“下九流”和“上九流”.....	29
过生日.....	44
八月节.....	48
开蒙老师.....	51
书房第一课.....	55
偷听生.....	59
红白喜事.....	64
“小白菜，地里黄”.....	69
“新派儿”进门.....	73
拆家.....	76

一朝天子一朝臣	80
夺权	85
“生个弟弟比我强”	94
天大的新事儿	97
新的生活	101
又一个“新”招儿	107
小学的一天	111
放学回家	115
“要饭的”	117
“孤儿”	126
中学第一课	131
师生之谊	133
我的志愿	136
启蒙老师	140
别了!	155
后娘和“后爹”	159
爹爹	163
在温泉	170
流浪	186
学习鲁迅	196
“金榜题名”	209
在女师学院	212
“九·一八”	223
冒名顶替	231

看见鲁迅先生了!	240
夜	244
祖国, 再见!	247
在海上	254
到日本了	256
向祖国宣誓	260
进了早稻田大学	262
在地下室	264
三造假证书	277
在海滨	283
在异国过年	287
得了奖学金	289
团结战斗	293
中华留日戏剧协会	296
留东妇女会	308
巨星殒落	312
追悼高尔基公演	321
韧战	324
震动世界的大事	333
“恋爱问题座谈会”	342
回祖国	347
祖国的召唤	358
五队转二队	371
在郑州	378

“镀金”的和“镀银”的	384
终生难忘	389
《飞将军》	392
到农村去	400
事业与爱情	406
《最后一滴血》	417
文艺界的大事	418
最美的一餐	421
成忠街三号	426
跳龙门	450
我的愿望(代跋)	458

我的童年

(代序)

假如我有过童年，那么，她便是一朵未曾开过的花。随她是玫瑰也好，蔷薇也好，郊外的野丁香也好……总之，我明明白白地知道，在她还没有开时，便已经凋谢了。

这一朵童年之花，我看见过，我遥遥地把玩过；并且，我还用我的泪泉灌溉过——在她含苞待放的时候，是鲜艳地、幸福地生长在一个妇人的心园内。枝柯是壮健而美丽、土地是丰壤而肥沃。然而，不久，她的心园枯瘠了，她被狂风暴雨摧毁了！于是，曾在她的心园里幸福地生长过的这朵丰艳美丽的童花，在她将开的时候便凋谢了——据说，这个妇人是我的母亲。

假如我有过童年，那么，她便是一股初离峰峦的、暴发的源泉。也许她是清澈的，也许她是浑浊的……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在她还没有越过第一道山涧时，便已经冻结了。

她冻结在一个妇人的心里。在那里，她曾几度地欢跃，试着激起她那纯洁的浪花。但是，她禁不起这妇人胸腔的冷酷。这一股新鲜活泼的清泉，在她刚一涌出时，便冻结了——据说，这个妇人是我的祖母。

假如我有过童年，那么，她便是一株坚强的树干。无论她将是斗妍的桃李，随风的杨柳，或是孤傲的松柏……总之，确实的，在她高未盈尺的时候，便已经破碎了。

她破碎在一个妇人手里的斧头下。在那里，她曾挣扎、曾奋斗、曾努力地想放出新的枝叶，长出坚实的蓓蕾，再开出灿烂的新的童花。然而，这妇人是那样地心毒手辣，她手里的斧头是那样地锋利！于是一株坚强的树干，终于遍体鳞伤地，在她刚出地面时，就在恶斧下破碎了——据说，这个妇人是我的继母。

我有童年！我的童年是复活了的花，溶化了的泉，新生的树干。

灿烂的鲜花，活跃的清泉，坚强的树干，她们，她们是复活、溶化、新生在一个人的巨掌里。花，一天比一天灿烂；泉，一天比一天活跃；树干，一天比一天坚强。我的童年啊！便是这样一天天地越发灿烂、活跃而坚强——这个人，这个人，是我亲爱的“T”^①。

1931.5.21.津

①“T”，即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情况下，不允许明白写出。

扫帚星

我生长在清朝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是“正黄旗”。我们家的男子，都是指名为姓。所以，曾祖父、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各姓各的姓。直到民国后，才冠汉姓，统一姓了“鄯”。

祖父早就去世了，只听说他是世袭官，一品顶戴，在老一辈的人里，我见过并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的，只有祖母。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祖母、父亲、叔父……都在北京的府邸里一块儿过。各房有各房的佣人，全家还有总的佣人，男女佣人好几十，直到我离家，有的佣人我还叫不上名字哩。这一大家子人，都听我祖母一个人的，她说往东，谁也不敢往西；她说打狗，谁也不敢骂鸡；她说要天上的星星玩儿，就得立刻搭梯子给她摘去——都说她是我们家的“太上皇”。

我外祖父做过外省的“藩台”。我母亲是外祖父母的掌上明珠，二老舍不得把她嫁出去，就叫我父母长住在藩台府。

我哥哥生在藩台衙门的后宅。他生下来就有俸禄^①。并且，这个孀娃娃刚会哭，就被封了官。于是，合家欢庆，说是“天降麒麟”，就给他取小名叫麟哥儿。

这年是“辛亥”，麟哥儿一周岁了。藩台府里大摆酒席宴请

^① 按清政府的规定，满族官家的男孩子，生下来就按月领一定数量的粮饷。

宾客。大厅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头摆着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各种玩具，有书和文房四宝，还有胭脂粉盒……满满一桌子，叫麟哥儿抓，这叫“抓周儿”。说：这时候抓什么，将来就做什么。比如，要抓了书，将来就能中状元；要是抓了胭脂粉呢，将来就是个纨绔子弟，专好寻花问柳……在这些东西当中，还摆着一顶红顶花翎的官帽。因为它摆的最高，母亲抱着麟哥儿去抓的时候，他一把就抓住了那个红顶子。

藩台府里这下子可炸了锅了！敲锣打鼓，点鞭放炮，满座宾朋，齐声庆祝。说是：府里出了大贵人，麟哥儿将来一定是封侯拜相之位。

就在这时候，又传来了喜报：外祖父升任巡抚了。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呀！全家大大小小上上下下，高兴得都不知怎么好了。外祖父抱过麟哥儿，左边亲了右边亲，亲半天也亲不够，就把他高高地举在头顶上，说他是“文曲星下凡”，给全家带来了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个“文曲星”被逗得哈哈大笑，一泡尿撒了下来，撒得新任巡抚老爷满脸都是，顺着巡抚胡子往下淌，连补褂都湿了一大片。

三舅立刻被派到北京去了。叫他到朝中打探，外祖父升官是哪位大臣给走的门子，要备厚礼酬谢。叫父亲和三舅一块儿去北京，说父亲家在北京，北京熟，叫他帮助三舅在北京买房子置地，准备将来进京。

外祖父升了巡抚，上任没几个月，就闹“革命”了。有一天，一支杂牌地方军闯进了巡抚衙门，说二舅去过日本，见过孙中山，是“革命党”要“灭门九族”。那些兵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二舅拿身子挡住外祖父，和外祖父一起被乱枪打死。一个老佣

人拉他们，也死于乱枪之中。外祖母和大舅也都被打死了……

母亲天天哭，哭死过去好几回，日日夜夜都有人守着她，生怕她寻了短见。

辛亥革命成功了，清朝灭亡了，改了民国，“黄龙旗”换了“五色旗”。

老爷家死了十几口人，当家主事的男子汉就剩下三舅一个。他不但擎受了全份家产，还自个儿封自个儿是民国的“开国功臣”——大舅、二舅不是都被当作革命党杀了吗？他们真是革命党不是？三舅没问，反正既然如今是革命党坐天下，那么，有个当革命党的哥哥，不是比当年的一品顶戴还荣耀？有这块牌子，岂不走遍天下都吃得开？于是，三舅就自个儿花钱，做了一副大匾，红底金字，刻着“忠孝节义”（外祖父死是“忠”，舅舅死是“孝”，外祖母死是“节”，老佣人死是“义”）。还雇了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地给抬进了他在北京新买的宅子。

办完了丧事，母亲就随着大舅妈、二舅妈、三舅妈带着孩子一块儿进了北京。

母亲一见三舅——这剩下来的唯一的亲人，就抱着他大哭，哭着哭着又昏过去了。

醒来了又哭，连饭都不肯吃。服侍母亲的刘妈给她收拾床，想叫她早点儿休息。

这时候三舅进来了，一进门不问吃不问住，往太师椅上一坐就叹了口气说：“唉！老人和哥哥们都殉难了，家里这一摊子全摆给我了！”

母亲一听这话，就又放声大哭起来。

三舅装腔作势地叹了口气：“唉！时也，命也，哭也无益！我一个人顾不了这么些张嘴，你收拾收拾，回婆家去吧！”

母亲一下子怔住了。

刘妈拧来了一个手巾把递给母亲擦脸，一边向三舅说：“姑奶奶这些天身子骨也伤得厉害，三老爷，您就留您①多住些天，将养将养，等脱了孝再过去吧！”

三舅又叹了一口气：“哎！嫁出门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是郢家的人啊！”

这天一清早，麟哥儿的奶妈（哥妈）抱着麟哥儿，刘妈一手提着一包手使的东西，一手搀着母亲，上了轿车。

三舅家在南城，郢家住在北城。骡子拉着轿车，一步也不肯跑，嘎嘎悠悠的一个多钟头才到。跨车沿坐着的刘妈老远就看见了府门口悬着灯结着彩，大门敞开着，门洞里站着一班吹鼓手，看见轿车过来了，立刻吹打起来。

刘妈掀掀车帘，朝里面高兴地说：“姑奶奶，您瞧瞧多大的排场呀！这是接您的呀！”

母亲隔着车棚一侧的不到一尺见方的小纱窗，朝郢家府门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

轿车在府门口停下了。两个抱着红毡的差役立刻过来，把红毡从车前一直铺到大门里；另外两个穿着官服的差役，抬出一个铺着红缎子绣花椅披和椅垫的硬木太师椅。管事的老福从高台阶上走下来，高声说：“奉老太太命，迎接文曲星进府！”

鞭炮噼哩啪啦地响，鼓乐齐鸣，“文曲星”被放在太师椅里抬

① 您(tān)：他的尊称。

进了府门，哥妈随在后头伺候着。

刘妈把红漆踩凳往车旁边一放，忙掀开轿车帘往下搀母亲。

两个差役赶紧把“文曲星”过后的红毡卷起来，又跑着往前边铺去了。

原来，那位“太上皇”不准“文曲星”的母亲进府。

管事的老福又出来传话：“老太太吩咐，大奶奶穿着素服，会给全家带来灾星。叫大奶奶回去换上吉服再来。”

母亲一条腿跨在车沿上，怔住了。

刘妈一边往府门里张望，一边自己念叨着：“姑老爷呢？怎么不出来接？没在府里吗？……”

父亲在府里，可为什么不出来接母亲呢？

原来，父亲回到北京，一边帮三舅买房子置地，一边就在“八大胡同”的一个班子里，接回来一个姑娘作了姨奶奶。——此刻正在姨奶奶屋里喝酒哩。

刘妈哪儿知道这些个事儿呢？她还直往府里头张望哪！管事的老福走到她跟前，低声跟她说：“别等了！快服侍大奶奶回去换吉服吧！咱府里的规矩大啊！”

刘妈扶着母亲又坐进轿车里，轻轻给放下了车帘。

骡子拉着轿车又嘎悠了一个多钟头，回到了南城三舅家。

刘妈赶紧翻箱倒柜，给找出来母亲结婚时候穿的吉服，要帮助母亲换，这才发现母亲压根儿就没到这屋来。

“姑奶奶上哪儿去了呢？”——刘妈跑了前院跑后院，一直找到了正厅。

正厅里，迎门上首挂着“忠孝节义”的大匾。匾下边，供着“影”——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画像。

母亲在那“忠孝节义”的大匾底下，在外祖父母的“影”前，直溜溜地跪着。

刘妈抱着吉服，找来了：“呦！姑奶奶，您在这儿呀！——快换上吧！”

母亲摇了摇头。

刘妈要帮母亲往下脱那身素服，母亲怎么也不肯。

刘妈劝说：“您穿着这身，婆家不让进门，娘家又不留您，您可上哪儿去呀？”

母亲抽抽咽咽地说了句：“我找老太爷、老太太去！”

刘妈急了：“哎呀！姑奶奶，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呀！麟哥儿还不到两岁，您又有了喜，不看别的，就看这两个孩子，您也不能走这一步呀！好姑奶奶，换上吧！”她往起扶母亲，母亲摇摇头不肯起来。

刘妈也扑通跪了下去，给外祖父母磕了一个头说：“老太爷！老太太！我们姑奶奶要到婆家去，得给您脱孝了。您要责怪就责怪我，有什么灾难，都降给我！我们姑奶奶是势逼无奈，不是对您没有孝心呀！”

刘妈强用力把母亲给搀了起来，正要给她解素服的纽扣。

三舅忽然赶了来，指着刘妈抱着的吉服吼叫：“老太爷、老太太尸骨未寒，怎么能在这儿穿红挂绿呢？！我们得服丧三年呀！他们家嫌丧气，难道我们家就不怕亵渎了老人的在天之灵吗？！”

刘妈说：“呦！三老爷！那边儿不准穿素的，这边儿不准穿红的，那叫我们姑奶奶可怎么着呀？”

“那……”

刘妈又紧接着说：“总不能叫巡抚家的大姑奶奶在大街上换衣裳呀！”

“哎！那我有什么法子呢？！”三舅摇头叹气地说。

刘妈想了一下，忽然说：“走！咱们到轿车里头换去！”说着，搀着母亲就要往外走。

母亲一转身，又跪了下去，朝外祖父母的“影”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轿车又从南城往北城嘎悠了。它一路走，母亲一路哭。刘妈一边劝，一边帮她脱了素服，换上了吉服。

隔着车帘上的纱窗，看见了鄯府门前的石狮子了。刘妈赶紧给母亲擦干了眼泪，又帮她擦了粉，抹上了胭脂，轻轻地在耳边叮嘱：“好姑奶奶，忍着！忍着！千万别哭，红着眼圈儿见婆婆，人家可是忌讳呀！”

刘妈后来向我描述这情景的时候，还愤愤地加了一句：“哼！还不是你那当巡抚的老爷死了！”

“你们家出了乱党，应该灭门九族！好好的大清朝，生生地断送在那帮子乱党手里了，你还有脸进我们家！”祖母一看见母亲，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好象推翻清朝的是母亲。

母亲一声不敢言语，给祖母磕过头，要往起站，脚上的花盆底鞋太厚，没站稳，微微一晃，刘妈赶紧走过去扶住了她。

祖母一拍桌子：“怎么着？！大清朝亡了，你还想把我们家的规矩礼性也给改了？嗯？！”

刘妈忙陪笑解释：“回禀老太太，我们姑奶奶那些日子哭得太厉害，伤了身子，如今又……”

祖母打断刘妈的话：“古人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哭什么？！哼！连个站相都没有，哪儿象我们府

的人！”

刘妈又忙替解释说：“我们姑奶奶身子重，没站稳，她如今又有了喜了！”

“有喜？”祖母眼睛一眨巴，“什么喜？哼！可别给我来个扫帚星啊！——怪不得哪！这些个事儿啊，我看就都是她妨(fāng)的！”

我不懂什么叫“妨”，更不懂清朝灭亡、老爷姥姥和舅舅们的死为什么都是我“妨”的！当刘妈告诉我这事的时候，我只懂一点，就是：我还没生下来，就有了名字——“扫帚星”。

母亲堂屋的西头，供着一尊瓷像，全身都是白的，怀里抱着一个娃娃，手里拿着树枝——说这叫“送子观音”。

刘妈早晚两柱香，给这送子观音磕头祷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求您发发慈悲，给我们麟哥儿送个弟弟来吧！”

母亲没给送子观音磕头，可是她心里也祷告着：“是个男孩儿，老太太兴许就不叫他‘扫帚星’了啊……”

婴儿呱呱落地了。

刘妈端来了一碗卧着两个鸡蛋的 红糖小米粥，向母亲说：“给姑奶奶道喜了！”

母亲一听就明白了——要是男孩，刘妈就会说“道大喜”呀！

“扫帚星！扫帚星！！都是她妨的！……”母亲好象听见了祖母的吼声。

接生姥姥把包好的婴儿递到了母亲怀里。

“唉！”母亲深深叹了口气，她的眼泪一滴滴落到了我的脸上，流进了我的嘴里。我吧嗒着小嘴，吸吮着母亲给我的这第一口“乳汁”。